

歧路上的選擇

文 鄭政恆

今期《聲韻詩刊》中，「北島評論專題」收錄了陳東東〈今天派北島〉與唐小兵〈視覺轉向、朦朧詩與新時期的想象域：重讀北島的〈回答〉〉兩篇文章。回頭看去年10月第67期《聲韻詩刊》的「北島《歧路行》評論特輯」，再回到手上這一期，彷彿是走進時光隧道，穿越到從前。

〈今天派北島〉一文相當長，我直接跳到與《歧路行》相關部分，即最後的第12節。陳東東指《歧路行》「像沒有按正常順序播放的連續劇」，又彷彿是紀錄片，進而是紀實風格的「獨立電影」，這都是理解《歧路行》的方法。事實上，我們不難了解《歧路行》的內容，北島的散文提供了許多線索，拙文〈人生實難，大道多歧：北島《歧路行》章回評〉也有一些分析。《歧路行》的整體結構安排，相當值得探究，似乎這首加上序曲，一共有三十五章的長詩，本身就是北島個人記憶的歧路，讀者走入歧路分岔的詩章文字，自行重組不同的情節，面對歧異的可能。

《歧路行》的第34章，北島寫道：

香港不是我旅程的終點
在語言的激流中
審查官用筆勾掉新的現實
我被香港收留 填海蓋樓
前往天堂的火車站

2007年開始，北島搬到香港定居，舉辦了七屆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，也完成了回顧人生際遇的長詩《歧路行》。

翻閱今期《聲韻詩刊》，王良和的〈在師大夜市懷周老師〉帶來另一種感受，詩中的敘事和抒情互濟，當下與過去交疊，詩中提到的「二毛人」，令我想到東坡詩〈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〉：

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灘頭一葉身。
山憶喜歡勞夢遠，地名惶恐泣孤臣。
長風吹客添帆腹，積雨浮舟減石鱗。
便合與官充水手，此生何止略知津！

當時（1094年）蘇東坡從河北定州貶往廣東英州（英德），再貶惠州，路途遙遠，困難重重。詩題的惶恐灘又名黃公灘，是十八灘之一。二毛是指黑髮白髮二毛夾雜，孤臣東坡已步入老年。東坡貶到廣東，七千里外是約數，意指路長。

八百多年後，不少老一輩香港人經過漫漫長路，來到廣東，再抵達這個憂鬱之島。

從〈在師大夜市懷周老師〉可知，王良和沒有離開香港，前赴台灣升讀大學，他留在這裏。王良和的選擇，帶來日後的人生，不同的抉擇，千差萬別，而我跟隨王良和老師學習文學和寫詩，也可能是這個選擇之後，其中一個小小的插曲。

在香港和台灣的歧路上，王良和前往這個方向：

一位良師引領我游向這島嶼
而我，最終選擇留在生根的小島 ▮